

# 《痴人之爱》官能美追求下的伦理失序与人性挣扎研究

林诗莹

(云南师范大学)

【摘要】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刻画了河合让治和少女娜奥密之间畸形的爱恋，表现出官能美探寻同传统伦理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性的煎熬状况，从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主人公河合让治在追寻极致官能美时“斯芬克斯因子”所具有的结构性的偏移情况：他的人性因子（即理性守护）与兽性因子（也就是感官欲望）相互纠缠直至落败。研究表明，谷崎经由重新塑造古典“幽玄”观念，塑造起围绕娜奥密的原始生命力量，对大正时期社会规训体系形成了暴力拆解。“病态美学”此类实验并非仅仅是对道德实施拆解，而是深入表现了审美行为一旦远离伦理支柱就必定走向虚无和崩坏。本文希望展示谷崎文学中美的二重性，并对其针对现代文明困境所做的哲学批评予以阐释，从而给重新考量艺术与道德界限带来新的学理视角。

【关键词】谷崎润一郎；痴人之爱；文学伦理批评

## 一、引言

谷崎润一郎（1886 - 1965）以其“奇情”风格著称，他的写作风格以人性，官能美以及道德三者为纠缠，这种独特风格令他名声大噪，《痴人之爱》是他的代表作，此书凭借大胆的题材和细腻的笔法广受读者青睐，在这部作品里，中年男性河合让治和少女娜奥密之间存在着一种扭曲的情感联系，这有力地体现出官能美同伦理道德之间的激烈碰撞。

谷崎写作《痴人之爱》的时候，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之后西方文化和本土传统剧烈交融的阶段，在文学方面，自然主义文学很流行，但是谷崎润一郎却走了另外一条路，他有着独特的“奇情”风格，表现出与自然主义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向，他的作品深深受到日本传统美意识比如物哀，幽玄的影响，而且又加入了对官能美的大胆刻画，于是便形成了极具个性的文学风格。

国内外学界对谷崎作品的研究已呈林立之势，国内的张能泉，李媛等学者大多站在女性崇拜，受虐心理以及颓废主义的角度展开探讨，表现出其叙事里男性角色出现伦理异化的情形。当前已有的一些研究触及到作品所存在的伦理难题，但关于官能冲动怎样具体化为伦理抉择这一过程的阐述还留有一些余地。

本研究尝试弥补此方面的空白，运用聂珍钊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来细致剖析文本，在《痴人之爱》当中，重点关注斯芬克斯因子在治伦理抉择过程里所起到的作用，探究让治对于官能美无休止追寻怎样引发道德困境进而变成欲望的俘虏，此项研究目的在于展示谷崎文学中美的二重

特性以及其中蕴含的社会批判价值，从而给予认识其作品一种崭新的理论思路。

## 二、谷崎润一郎的创作背景与文学风格

谷崎润一郎出生在东京的一个衰败商人家庭，家庭经济情况发生改变，使得他很早就体会到世态的凉薄与人情的冷漠。从富裕走向贫穷的生活变迁，令他深有感触地察觉到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虚伪，这段经历成了他创作的主要源头，在他内心种下对现实社会不满的种子，对于他来说，创作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以纵情任性，漠视传统礼教的态度去创作，经由病态，奇特的感官景象来反抗现实，这种反抗意识体现在他的许多作品里，《痴人之爱》自然也包含，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以及情感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谷崎润一郎自己对现实不满的体现。

从美学底色看，谷崎的作品是日本古典“物哀”与“幽玄”意识的激进重组，他精准把握了幽玄美学中“肉体恐怖”的一面，并将其转化为神秘又具侵略性的感官氛围。传统文学里的女性通常是“玩偶式”被动客体，谷崎笔下的女性形象却不然，《痴人之爱》中的娜奥密继承了古典美学的妖冶，但却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叛逆精神，娜奥密不再只是供人赏玩的盆景，而是官能美的体现者和绝对权力的承载者，她的到来完全打破了传统男权伦理的模式，这显示着谷崎对东方女性美学范式的现代性重塑。

谷崎的创作逻辑同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文学彻底决裂，对于那种看重遗传注定论和环境还原的平庸叙述，谷崎感到极尽审美厌恶，他提倡一种以“奇情”为关键的创作模式，尝试探寻个体内心潜藏的反社会阴暗潜力，他甚至说：“艺

术就是性欲的发现。所谓艺术的快感,就是生理的官能的快感,因此艺术不是精神的东西,而完全是实感的东西。”(出自《金色之死》)也就是表明,他放弃了其他一切美的准则,仅仅把官能愉悦当作全部美的客观尺度,而且屡屡按照这个尺度去引导自己的创作之外,前面提到的那些作品,他还接连写过诸如《情窦初开》《阿艳之死》之类的同样醉心于女性肉体之美或者变态性欲的小说。

这一阶段,谷崎润一郎秉持“一切美皆为强者”的理念实施创作,其“美”已彻底挣脱所谓伦理观念的束缚,这种创作理念令他的作品同自然主义文学形成强烈反差,《痴人之爱》里河合让治与娜奥密之间非传统的情感联系,便体现了谷崎润一郎独特的“奇情”风格,彰显出他对文学革新的探求以及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挑衅。

### 三、官能美追求与传统伦理的冲突

#### 1. 官能美的物化与权力关系的构建

让治对娜奥密的情感起源,全部源自她原始的官能张力和肉体生命力,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娜奥密的主体人格完全被剥除,变成一个可被凝视与消费的“艺术客体”,在此种以审美为名却实质上实施物化的逻辑之下,娜奥密在让治的个人叙述里不再具备平等的契约身份,仅仅沦为他“西洋化”计划的物质载体。

从底层平民迈向审美载体这一阶层跃变,背后隐藏着一种极具压迫性的权力架构,统治者凭借资本汇集和教化资源的勾结,全方位渗透到娜奥密的身体之中,文本特意描绘西式服饰以及好莱坞风格,并非仅仅出于视觉方面的修辞考量,而且表现出藏于官能美学之下的暴力本质,当个人的价值仅仅缩减为视觉愉悦时,所谓的“美”就蜕变为一种合理化控制欲望的意识形态手段,这种过度探求感官极限的情形,既违背人本主义伦理道德,又表明非理性冲动正潜入现代文明的理性秩序之中。

#### 2. 传统伦理的失序:契约异化与欲望博弈

在传统社会伦理建构当中,婚姻制度被看作责任共担和互惠平等的融合体,《痴人之爱》的叙事逻辑却把这种神圣性完全剥除掉,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非常不对称的一种供需关系,让治对娜奥密所谓的供养,实际上是想要经由物质垄断去确立自己的审美主权,使得本来带有伦理性质的婚姻变成了一种关乎“所有权”的底层交易,娜奥密的主体性渐渐觉醒之后,这种依照支配逻辑达成的协调就被打破了,这既表明让治个人伦理身份的瓦解,也显示出传统契约精神在极端欲望打击之下变得无效。

当娜奥密以“现代自由”为名反噬让治的权威时,让治对越轨行为的病理性默许,暴露出官能崇拜对理智意志的绝对压制。此时的婚姻已由情感的栖息地异化为欲望的对峙场:让治通过牺牲人格尊严来维系那残缺的视觉快感,而娜奥密则利用伦理秩序的松动进行现实利益的掠夺。这种人际关系的异化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当感官享受僭越了道德位序,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关联将丧失其神圣的支撑点,最终不可避免地滑向精神的空洞与存在论意义上的毁灭

### 四、伦理身份的位移与斯芬克斯因子的博弈困境

#### 1. 权力倒置:从“造物主”到“感官附庸”的身份溃败

娜奥密的成长是小说情节的关键转折之处,让治的伦理身份由“创世神”变成“被支配者”,这一改变显示出原来“支配权”的脆弱性。娜奥密渐渐不再理会传统贞操教条时,让治内心秩序陷入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惨烈对立之中,按照聂珍钊的伦理学观点来看,这种对立就是“人性因子”为捍卫道德尊严所作的最后挣扎,也是“兽性因子”对极致美色充满向往二者的较量,这体现出他的主体意志已完全屈服于欲望浪潮,这样的伦理身份变得极为低微,这清楚地表明在极端唯美主义面前,理性契约既虚弱又毫无意义。

#### 2. 斯芬克斯因子的崩坏路径:理性防御的阶段性溃败

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当中,伦理选择的关键在于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之间的冲突,让治的悲剧就源于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均衡状况,兽性因子即对官能美欲望的追求,渐渐凌驾于人性因子也就是伦理责任感之上,这种不均衡表现出一种阶梯式的坠落轨迹:

初期阶段受理性支配时,统治者凭借理性约束娜奥密,并尝试把她塑造为理想之人,命令她要“守住清白”。

中期处于相持阶段时,娜奥密出现叛逆情况,他便采取妥协态度,比如准许她享有社交自由。

后期欲望占据上风时,他彻底沉溺于欲望之中,比如知道她和画家杉崎只是“艺术交流”的谎言之后,他仍狡辩称:“她绝不会背弃我。”

这种演变并非由其中“超越性的宽容”引发,而是因为其作为“文明人”的伦理本位被生物性的欲望完全破坏,为了维持那短暂的官能幻觉,他甘愿舍弃社会人的特性,在理性的灰烬里实现了向“感官囚徒”的身份转变。

#### 3. 唯美主义的困境:美与善的不可调和

让治的挣扎表现出唯美主义存在本质矛盾,他一直相信“美即是强”,觉得追寻美能够冲破所有道德限制,但是,

娜奥密的精神坍塌证实了：美如果远离伦理基础，就会变成一种破坏主体的腐蚀力量，谷崎利用这个情况表明，唯美主义的关键漏洞就在于切断了美与善的联系——当美背离道德根基的时候，它会变异成摧毁性的力量，这样的批评和夏目漱石的“非人情”观念相对立，夏目觉得艺术应当超脱世俗情感，谷崎润一郎经由让治的堕落预先宣告：如果个人想要在伦理空白之处塑造感官神话，那么他所创建起来的艺术宫殿迟早会因为缺失道德根基而垮掉。这场悲剧有力地表明，没有向善导向的感官崇拜，最终只会走向生命荒原化，导致意义归零。

#### 五、唯美理念与伦理道德的最终碰撞与启示

在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痴人之爱》里，结局让人觉得既震惊又荒诞，很好地体现了作品的主题和内涵，河合让治先是遭受了娜奥密的背叛，然后自己又陷入贫困，精神上也彻底崩溃，但他还是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选择——仍然接受了已经堕落的娜奥密，这个选择表明唯美主义在这场与伦理道德的激烈竞争中暂时占了上风，不过，河合让治的完全异化却是这股胜利背后付出的巨大代价。

河合让治陷入的个体悲剧，就是其自身主体性慢慢在感官迷宫里消失殆尽的过程，最初的时候，让治是个怀抱审美理想的知性个体，想要在现实里重现那虚幻的美好梦境。但是，当他过度沉迷于娜奥密的肉体美学之后，先前的理性保护屏障便完全崩溃，从物质上看，原本富裕的家庭状况由于毫无节制地满足各种欲望而变得一贫如洗；从精神方面来讲，娜奥密公然违背两人之间的约定，严重触动了让治内心深处的道德底线。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痴人之爱》结尾具备很强的震动效果，其教诲意义十分突出，让治逐步陷入困境的过程既是个体叙述自己的故事，也是展示人性阴暗面的镜子。按照聂珍钊提出的理论体系，个体能否坚守住自己的行为取决于“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二者持续进行的较量。

娜奥密塑造的“妖妇”意象实质上是未被社会文明驯化的原始本能体现，她公开藐视既定伦理规范，这既是个人反叛，也显示出社会规训体系碰上强劲原始推动力时的无能，现代文明试着经由法律和道德全方位塑造个体，但像娜奥密这般代表着纯粹生命冲动的人面前，这些制度壁垒常常显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瓦解。娜奥密在权力博弈中取胜，表面看是女性主体意识不正常的发展，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对社会伦理契约的粗暴破坏，这种成功由于缺乏善的根基而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它将社会伦理在人性欲望冲击下所面临的尴尬困

境赤裸裸地置于审视之下。

谷崎润一郎的创作野心不是简单地罗列感官体验，而是尝试在极端情况下重新塑造美与善之间的辩证关系，当读者因让治的荒诞痴迷而产生生理上的排斥感时，这实际上引发了一场针对自身欲望局限性的集体反思，这样的叙述策略使得文本不再局限于私人情爱领域，提升到具有普适性的社会文化批判层面。王尔德的西方唯美主义带有享乐倾向，谷崎则更多关注美具有的“双重属性”，美是灵魂升华剂，也是毁灭个体的毒酒，他经由这种诱惑与毁灭共存的关系，给作品增添了深沉的哲学张力，其深刻之处在于，并非单纯以道德审判者身份去评判这种现象，而是提醒人们，审美活动一旦完全摆脱伦理责任，便只能走向文明的衰落。

#### 参考文献

- [1]袁珩. 鉴照官能欲望与社会心理的两面镜子——《洛丽塔》与《痴人之爱》中的女性形象[J]. 名作欣赏, 2018, (15): 116-118+122.
- [2]张能泉. 在艺术与道德之间游走: 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的文学伦理解读[J]. 社会科学, 2017, (03): 183-191.
- [3]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 33(06): 1-13.
- [4]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 32(01): 12-22[5]陈渊媛. 异端者的异端情爱谷崎润一郎小说畸恋分析[D].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6]李媛. 解密谷崎润一郎的人格心理异态[J].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01): 21-24+35.
- [7]赵仲明. 唯美主义: 谷崎润一郎的文学世界[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09): 97-99.
- [8]聂珍钊.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 (01): 8-11+171.
- [9]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 (05): 16-24+169.
- [10]彭德全. 试论谷崎润一郎的美学观[J]. 日语学习与研究, 1992, (02): 43-48.
- [11]文洁若. 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J]. 日语学习与研究, 1990, (01): 46-49.
- [12]谷崎润一郎著. 谷崎润一郎短篇选粹 麒麟[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
- [13](日)谷崎润一郎著. 痴人之爱[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